



【在人间】

## 故乡远了

□石泽丰

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村落，在弯曲的乡间小路上前行。路边所有的人与物在后视镜中不断地向后退去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拐弯处。我保持着方向盘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心酸，湿润了我的眼睛。我知道，故乡渐渐地离我远了。

母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像一个不安稳的瓶子，好在有安全带系着。她的糖尿病已发展到了最严重的病变阶段，双目失明，走路要人搀扶，生活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。我只得从乡下把她接过来，没有如她所愿——一辈子要守在老家，直到死。这次，母亲仍然很固执，好在堂叔和姑姑耐心相劝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养儿育女之地，离开她吃了一辈子苦的地方，离开我们的故乡。

这些年，独自成行也好，带上妻子和女儿也罢，每次回去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踩着脚下的油门，急切的心总想早一点到达故乡，早一点见到独守老屋的母亲。返程之际，在车子发动之时，母亲总是站在车边，一再叮嘱：车子开慢点儿，到了就打个电话回来。她苍老的脸和手呈现在车窗之外，整个人如风中细瘦的树干。这回，我没有再见到她挥手致意的场景，从此之后，我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景象了。我知道，属于我的故乡将因为母亲的不在而变得疏远起来，变得我找不到一个进入童年生活的切口。

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家就变得冷清了许多，是母亲，风烛残年仍用她特有的温度，温暖了这三间老屋，温暖了我儿时的记忆。那些日子，我格外珍惜，只要有空，就想回去看看，看看母亲，看看老屋，看看故乡的熟人熟物。只因母亲在那里等着，等着我们归来。如今，母亲随着我离开了我植根成长的土地，已不再生息于此，这方热土，于我而言，又能释放出多少温度？

母亲四肢不便，局部神经有些失调，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车子每经过一个她熟悉的村庄，我就说给她听。我问她，在我小的时候，可带我来过这里？这个村庄可有她熟悉的人？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母亲还是疲惫地应付着我，面无表情，心中没有任何感情波澜，像一潭死水，寂静无声。我们母子无语时，她就呻吟起来，释放着身心的痛苦。我要

带着痛苦的母亲离开村庄，离开故土，到我寄居的城市去。

我知道，母亲的病是不会好起来了，只可能越来越严重。她的离开，意味着故乡远离了我，意味着我这只从故乡放出的风筝断了线，飘在空中，眼睁睁地看着故乡在千里之外，在我一眼望不到头的地方，喂养着那里的人、那里的物。这次，为劝母亲离开，减少我对她的牵挂，姑姑说，等病好了就回来，家还在这个地方。姑姑所说的家，无非就是这三间瓦屋，而我心目中的家，又在哪里？

车子一路向前，在暮色四合中进入了我生活的小城，城里华灯初上。我把母亲安顿好后，念初中二年级的女儿问：爸爸，我们今年过年在哪里过呀？这个心灵敏感的孩子，一句话触到了我心里的痛点。是啊，每年回去过年，我们大包小包，只为和母亲团圆在一起。今年，母亲是回不去了，故乡的年也回不去了。我强忍着泪水说：我们陪奶奶过年，奶奶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就在那里过年。女儿也意识到了奶奶的病情，丢下一句：去年我们在老家过的年，估计是最后一个在老家过的年了。

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十几年了，每年春节前跟着我和妻子，像一只迁徙的小候鸟，飞到我的出生地。渐渐地，她对那里产生了感情，和我一样，有一种定期相见的感觉。现在，这种感觉在心里特别空落。故乡，我再也难以恣意地回望了。

那天，我接母亲的时候，年迈的舅舅在电话里把我和妻子夸奖了一番，说我们有孝心。随后，他的哽咽之声通过电波传至我的耳朵。我知道，他非常难过，毕竟兄妹情深。他说他如果有空就过来看看我的母亲，说我母亲病重离世后，一切要从简，带着一盒骨灰回到老家就行，他作为母亲的娘家人，没有任何意见。

母亲的娘家与她的婆家仅一河之隔，如果说她的娘家，那个叫八百垅的村庄是她的故乡，住着我的舅舅，那么，我的故乡呢？在那片我厌倦却又苦恋的土地上，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了，姐姐已出嫁他乡，唯一幸存于世的母亲却体弱多病，不得不跟随我离乡远行。我再也找不到一个与故乡拉近距离的理由，一切渐渐远了，在我奔波的人生旅途中。



【浮世绘】

## 合欢树下的故事



□高绪丽

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着急忙慌下楼赶着去上班，转身的工夫，瞥见楼前地下室的旁边竖着几个醒目的花圈，我的心瞬间冷了半截。开车行在路上，我将这栋楼上的老头老太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也没猜出来到底是谁走了。那些老头老太太经常围坐在楼旁边的合欢树下拉家常。头一天我下班经过那里还同他们打过招呼，没见少了谁，也没见着什么异常。

楼旁边的空地上，有一棵树龄很长的合欢树。到了初夏开花的季节，枝繁叶茂，树擎如盖，花开无数，每一朵都像一个小扇子，花丝粉红，纤细灵动。附近几栋楼的老头老太太都喜欢在合欢树下围坐，拉拉家常。有时候他们不说话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也是小区里的一道风景。之前，婆婆来我这里帮忙照看孩子，也经常同那些老头老太太扎堆拉呱，等我下班回来，她再拣些“合欢树下的稀奇事”讲给我听。其实哪里有什么稀奇事，不过是东家扯一句西家拉一段罢了。但时间长了，我多少也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故事。

“对面楼上那个胖老太太说，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吃，唯独对榴莲欲罢不能。偏偏榴莲好吃又贵得吓死人。”我跟婆婆一起在厨房里忙活，婆婆给我讲这事时，我看她脸上写着“纳闷”两个大字。婆婆说：“榴莲真有那么好吃？贵又能贵到哪里去，至于把她馋成那样还不舍得吃吗？”我想着婆婆可能没有吃过榴莲，便笑说：“明天咱也买个榴莲回来尝尝。”

榴莲买回来，婆婆先尝了一口，感觉没有闻起来那么恐怖，再吃第二口，就停不下来了。问我价格，我说是超市搞特价，婆婆把小票抢了过去。隔了几天，我又说买榴莲，婆婆急了，“那东西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就行了，吃了又不能当饭，还贵得吓死人。”

再一天，婆婆小声说，“那个地下室门口有一堆沙子，今天有几个娃上去玩，被那人给吼了一顿，吓得娃们都跑开了。”

婆婆说的那人我知道。这里的楼建成早，地下室都是平地起，面积近10平方米，有门也有窗，有人在地下室开了理发室做起生意，客人多是小区里上了年岁的男人。但把地下室作为住家的终究是少数，整个小区数下来，就那么两三家。那个老太太和她老伴就住在那棵合欢树对面的地下室里。

我第一眼见那老太太，就感觉她跟书里说的圆润很像，大骨架，大嗓门，跟人吵架的时候，双手叉腰，眼睛瞪得滚圆。老太太的老伴是游医，常在城里的几家药房里坐诊，听说钱不少挣。他们的小儿子一家就住在楼上。



【有所思】

## 走得慢的小孩

□丹萍

以前有很多笨笨的小孩。现在好像看不到了，身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聪明，至少在某个赛道上有优势。

上次有朋友让我给读初一的孩子推荐几本书，我推荐了石黑一雄的《克拉拉和我》，觉得算是有点阅读难度的。结果没几天，孩子把读书笔记写回来了，原来人家读的还是英文版。失敬了，失敬了。

太多优秀的孩子了，我都有压力（当然我也不配和孩子比）。那些跑得慢一点的孩子，压力会好大吧？

上周一的早上，我在电梯里遇到邻居家的小孩，穿着校服。我说，“早啊。”其实我感觉他已经迟到了，因为每到上学的时间，电梯里全是穿校服的小孩，而我遇到他的时候，电梯里都没别的小孩了。

他说：“我的皮鞋找不到了。”

我知道他们周一晨会要穿规定的服装，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爸妈为啥没帮他把鞋子找好。我说，以前我们家那个大哥哥也有好几次是这样，找不到领带或者皮鞋，宁肯迟到，也比晨会着装不合格好。

孩子的脸上这才有了点笑容，说“是”。

我真的挺心疼这个孩子的，他多惶恐啊，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监督他，包括电梯里拉着一条大狗的大半生一无所成的阿姨，都有可能质疑他为什么迟到。他匆匆忙忙地解释，他躲躲闪闪地走出小区。他走到学校去，心里有一些别人一眼就看得破、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可以成立的借口。

我家住在小学旁边，早上我总在小孩上学之后、大人上班之前，8点钟左右去遛狗，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小孩。快迟到了，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后面跑，或者一个人哭唧唧地往学校走，本来就晚了，一哭就更慢了。或者可能听到学校早会集合的铃声，心如死灰，站在那里放声大哭，好像哭完就不用上学了似的。

小时候我也总是这样，上学之路无比坎坷。有一次我忘了带蜡笔去学校，如果没有蜡笔，美术课就没办法上，于是匆匆忙忙回家拿。那时候忘了东西，都是回家拿，没人会给你送去。结果我抓着蜡笔盒往学校赶，到学校才发现一路走一路丢，一盒蜡笔已经没剩几支了。于是我又执着地回家去取，可家里已经没有了。本来每天我都是早上去学校的，结果跑了两趟快迟到了。我一路走一路哭，艰难地扫描着脚下每一寸路，搜索自己丢掉的蜡笔。

不记得最后有没有找到蜡笔。直到现在，我手里如果抓着东西，就会紧张，总担心会扔在某个地方找不到了。不知道这算不算童年阴影。

所以，遇到迟到的小孩子的那些早晨，遇到没穿皮鞋的小孩子的那个早晨，我都很想对过去的自己和眼前走得比较慢的这些小孩说：哭啥啊？继续走，都会过去的，啥事都没有！

